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文貞集卷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張文貞集卷六

大學士張玉書撰

跋

御書卷後

康熙四十一年夏五月

皇上既頒

御書數百幅分賜在廷諸臣而御前所存者尚積數

千幅之多十二月十二日

旨臣玉書臣鴻緒偕内直臣廷敬臣杜訥臣昇於南

書房公同排類以備宣賜臣等仰惟

皇上總攬萬幾躬親裁決未嘗刻晷少斁政務偶暇

即披覧經史發為鴻文雅什無不超絶今古而

又精研書法自晉唐以迄近代凡屬能書之家

悉皆虛懐臨倣而經緯在手變化從心揮毫獨

運包舉衆美所臨舊蹟視原本嘗百倍過之非

天縱生知兼以遜志時敏之學安能臻此臣等

瞻仰之下欽服忻忭恭請鉤摹勒石垂示永久

聖心冲抑未即俞允臣等固請再三伏蒙

皇上頒發黄樹子賦臨董其昌書一卷神采煥爛結

構精警無法不備無體不該實董其昌所未能

到兹勒石既竟星日光華照耀萬世臣等拜手

稽首敬跋數語於卷末以志榮慶

跋安徽布政使張四教

御書額卷後

康熙三十有八年

皇上南巡江淮周歷吳會宏恩瀸澤霑濡黎庶四月

既望

車駕入江寧自將軍總督以下悉被

上尊珍膳之賜而

御書淵鑒齋石刻及耕織圖惟大臣得而有之至於

宸翰題額尤鄭重不以輕予題額字義皆兼襃美訓

勉之旨往往如化工賦物各肖其人臣玉書忝

與扈從獲覩盛事於時安徽布政使臣四教蒙

賜綾幅大書四字曰忠信之長臣悚息瞻仰竊歎

聖心之取義大而垂訓遠也春秋傳曰忠德之正也

信德之固也又曰忠信禮之器也子太叔之告

子産以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並舉以相勗豈非

為民牧者德以基之禮以植之忠信結于中斯

慈惠被于物其本末之序固有不容紊歟布政

使臣自官江南数載于茲以廉潔飭身以正直
率屬羔羊素絲之節孚于遠邇盖揆諸忠信之
義無媿辭焉自茲仰承
天藻益孳孳焉務實政而不怠則於
賜額之意先之以褒美而重之以訓勉者庶幾其始
終克副矣乎今布政使臣裴潢
宸翰與淵鑒齋帖耕織圖並尊奉齋閣非獨朝夕自
勵且以垂示子孫卷既成屬臣玉書跋識歲月

于卷末謹拜手稽首書而識之

跋查學士

御書卷

臣玉書備員禁近嘗獲侍

御案恭覩

皇上親灑宸翰長牋短楮立竟数十幅而隨筆所至

無法不備兹於

山莊清暇用各家楷法書唐人應制詩十律每書

一家輒曲肖其神理而結構精警腕力變化為

振古所未有於時講官侍講學士臣昇方與扈

從

上特恩優賜臣昇裝潢成帙出示臣等伏惟

皇上以神聖生知篤好學問自總理機務以及時文

書法罔不研深探微造詣至極良由

天縱精神運行不息乃克臻此

睿製

天行至健金石同壽臣三復斯語頌為至言學士臣
拜
御墨之昭回兼
睿辭之炳煥異寶所萃榮光燭天凡屬儒臣孰不
欣仰臣敢敬書末以志盛事
跋馬相國
御書卷
大學士馬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而入政府

眷倚為一時之冠歲庚辰四月

皇上親灑宸翰題休容二字賜公公裝潢巨軸尊藏

篋衍惟謹越二年臣玉書來京師公出以示臣

伏覩

御書神力搏挽古欝蒼勁如彝鼎球圖光氣不可逼

視誠希世之至寶也至于休容二字為古今相

臣之極則先儒大學疏解謂其心寛平廣大澹

然無營粹然至正故能容天下懷才抱德之士

使各效其職以為國家之用而貽福利于無窮
雖古伊傅周召之賢無以加此公之在政府也
集思廣益求善如不及嘗言人臣起自下僚非
積有才望不能膺
聖主之知也業已洊躋大位而復矜才恃能沾沾與
庶司百職爭勝何為者哉玉書每三復此語嘆
公寬平廣大澹然粹然之意真可不媿古人而
皇上之褒許期望於公者惟公能仰稱

上旨以為一代之宗臣無疑矣謹拜瞻

聖藻附言卷末且幸朝夕隨公之後亦以自勵焉

跋陶榷使

御書卷

仰惟

皇上天縱聖神留精翰墨雲章奎畫超軼古今而

聖懷淵冲自晉唐以來諸臣遺跡無不刻意規橅其

蘇軾米芾趙孟頫董其昌書臨者尤多神力卷

舒隨筆變化視原本常百倍過之此卷臨米芾

書五言律詩一首乃已卯

南巡時賜内務府掌儀司員外郎臣陶柱者庚辰秋

員外榷關維揚出以示臣玉書拜手敬觀驚喜

竟日體結之精警蹲鋒之峭勁氣韻之蒼欝風

骨之翔舉使米芾親見必且瓶首嘆絶員外何

幸獲兹異寶玉書向在政地見員外出入禁闥

歷有年所小心恪謹久而益勤用是上邀

特達之知以小臣而拜
宸翰于行幄真殊遇也繼自今朝夕瞻仰敬思咫尺
不違之義以勉圖報稱則令名寵錫克垂於有
永不亦休歟

書瑞隐先生卷後

家大人自通籍後與若庾先生訂交于京師及
今三十年矣書與先生弟翼侯同舉順治辛丑
進士而翼侯從弟望侯亦以是科中副車與余

同出西歔田先生之門越六年先伯兄禮存與
望侯同舉康熙丁未進士又越五年壬子家弟
仕可與先生公子履吉同舉孝廉于京兆兩家
契分不啻膠漆以余聞若侯先生為少司冦及
長西臺日課諸子讀律一條遇有疑獄令諸子
各以意平反期合律而後已士大夫家以經術
教子弟者當以先生為法歲乙卯翼侯用治行
第一由德安令膺內名既至都門出所藏尊人

瑞隱先生手澤示書家庭訓勉之辭觸物感懷之什意深旨厚溢于楮墨且以左腕作書古質清勁令人肅然斂容以是益嘆公家世澤之長所由來者遠矣昔陸渭南極稱范巨川家訓謂為人祖父者盡如范氏之先人為人子孫者能盡如巨川世其有不興者乎吾於巽侯之藏此卷也亦云

書袁節婦傳後

余同官馬子甸臣為袁節婦傳引程嬰公孫杵臼事為喻夫史稱杵臼死于十五年之前程嬰死于十五年之後等死而難易殊者為孤在也以存孤之大義責婦則為節婦者待其孤旣立成人續袁氏之祀然後以死自明報夫子於地下庶幾無憾嗚呼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當其初念激發庸夫販豎無不可殺身成仁少一卻顧而愛名節之心不敵其計生死之心古今忠臣

孝子為之不克終者皆轉念敗之也節婦之死也其舅姑止之其家人止之乳哺之稚子依依襁褓假令節婦慕存孤之名欲强為其難以姑緩旦夕之死恐更遲十餘年日久事移徘徊瞻戀又將借孤之成立以為口實此時既不能為嬰又并不得為杵臼或曰人人皆杵臼其如孤何曰有嬰然後杵臼可為也無嬰則杵臼必殭為其難者下宮之難大索孤于宫中事迫矣嬰

死誰與救孤者嬰之不死非天下後世之臣子所得借口也况孤立而嬰旋死乎節婦之言曰我非忍負生者也撫遺孤有舅姑伯叔在我獲死所矣向自誓必死以殉無庸苟活以負死者從容就義百折莫挽死生難易之際權之審矣嗚呼此尚得以匹夫匹婦之諒少之也乎天下有所遇不幸如節婦苟不至於棄其孤者寧以死為正可也余因讀節婦傳而特申其説

書卓氏傳經堂集後

卓子火傳建祠於塘栖里第奉其先入齋左車珂月三先生而名其堂曰傳經海内文章之士皆以卓之子孫世守侍郎忠貞公之教以克紹其先烈為能不媿於傳經之義爭為詩文以紀之越數年裒成一帙嗚呼靖難之際一時忠臣烈士以守經蹈義而死者指不可勝屈乃其傳與不傳則亦有幸不幸焉余族高祖仲敬府君

諱德當明建文時用大臣薦授都督府斷事首
上遵祖訓謹用含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五策
比朝議削藩弱封復抗疏言分封以屏王室即
地稍踰制宜裁之以禮柰何以細人上變輒動
揺宗室復謁齊尚書泰謂今日宜用踐更法歲
簡遼寧燕谷護衛精鋭軍以備邊順命則已不
則移師麾之未晚與忠貞公請徙燕封以絶禍
本之議畧同及燕師起伏闕門上書以漢吳王

湶唐李茂貞事為言謂無使造滕近臣踵鼂錯
杜讓能之禍未幾以户科源士熇盛庸兵于東
昌戰敗被執責燕王以大義亂刃交下死之後
以陣歿不入逆籍族得全而世亦卒無知者夫
建文死事諸臣身罹極刑戮及三黨宜族姓靡
有孑遺而其子孫率多顯者自方正學及齊黄
諸公皆有後則其他可知已忠貞公與有誠門
之慘其遺孤得脫史不載其事而今卓氏之盛

蟬聯不絕如此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家幸未
遘禍閲今三百年氏族漸蕃不可謂非祖宗忠
孝積累之報而仲敬公死綏遺事日久湮没家
大人屬王君于一為傳始著聞于世讀傳經堂
集留連久之敬書末柬且以志吾媿焉

跋蔣崙園位思堂記後

崙園蔣君初以孝廉知博平縣擢入為户部郎
久之出守吉安遷山東鹽法轉運使未任而卒

余與君交二十餘年竊覩君遇事明敏善斷毅然有為所至蔚著聲績可謂偘偘克舉其職者也及展玆卷見君題吉安郡署之額曰位思且自為之記以年少時放達真率未講明於脩已治人之學痛自鐵砭君之治郡於是為有本而余深媿知君之未盡矣夫人心之有思瞬息萬變日出而不窮欲强禁力禦使伏而不動譬制逸馬遏決川其為奔潰益甚易曰何思何慮非

不思也能不越於其位則日用酬酢皆得艮背止所之道而無復憧憧往來之擾故雖動而益靜子產之告子太叔也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畔言次也即位之義也無越思即不出位之義也子產之言政實有合于易象而君之名是堂豈不真知為政之本矣乎岐巖為君之兄子藏㢀遺翰不啻拱壁今岐巖

方以才望分巡江西家訓相承治行當後先輝映余三復太息為跋卷尾而歸之並以志吾屬望之意焉

跋燕文貴草堂圖

巳亥秋予避延陵有持破卷易粟者展之宋燕待詔所擬草堂圖也昔盧徵君鴻在開元時嘗賜隱居服官為營草堂其所居之室號寧極鴻嘗自圖以見志宋廣川跋云其本嘗在殷成式

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否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有樾館而無寧極又景物增多致多繁碎此後人追想勝槪而浪爲之也燕待詔擬此圖數十年後李伯時臨一本又數十年後林彥祥臨伯時所臨一本而彥祥自書其首則云草堂樾館二紙亡之久矣是其存者八耳覩此則鴻本在宋已不及見見者皆臨本即臨本亦不能全矣小米曽爲石瑩中跋彥祥

臨本尤足據又王方慶于毘陵得伯時畫十志與彦祥臨本人物大小不同余家藏本與此卷亦如之卷中枕桃二字徧閱諸書俱各異同大抵古人畫入妙境寫之非一家觀者相具神駿毋拘形似間可也亟以粟易之重加裝飾俟識者鑒定焉

跋侍講田公詩卷

此吾師侍講先生遺蹟也先生詩格清古雋永

曠懷高寄出入韋岑之間書法亦遒健無近今習氣此卷所載皆初入史館時作年甫二十餘邇切故園松竹之思非具善慧夙因安能擺落俗情妙解禪理如此而人歌人哭一篇竟成詩讖尤可痛也三復吟諷不禁隕涕敬識数語于卷末惟湘老昆仲什襲藏之

跋宋漫堂珍藏董文敏字冊

董文敏筆札妙天下同時士大夫家藏弆者必

多距今七八十年而殘牋斷翰絶不易購漫堂先生得此数劄珍同拱璧宜矣文敏書體兼衆妙而用顔法者為最工此冊隨筆所至若不經意細按之結搆精密于跌蕩瀏灕中具有凌厲勁挺之概當從争坐位脱化得之先生鑒賞稱當代第一亦謂鄙言畧見門庭否也

跋笪江上字

江上先生築室欝岡抗跡世外日以圖史翰墨

自娱楷法全體晉人行草出入于唐宋名賢間
自闢門逕二十年以來海内人士訪購寸縑尺
楮珍同拱璧吾甥興宗獨得所臨華陽隱居帖
素牋十幅以所言皆修真餌芝之事因張諸屏
以為吾姊壽一展誦閒朱陽之館玉律之砂彷
彿如覿其為祝嘏也多矣以視世俗乞取諛詞
相誇詡者何啻霄壤哉

駕幸江寧紀

恩碑記

康熙三十八年春正月

皇上軫念淮陽水患下詔南巡二月

車駕臨淮境親履河堤周覽形勢以修築方畧指授

河臣又

特命截漕發糶賑恤被災州縣嗣是濟江而南徧歷

吳會蠲逋賦減商課廣進取之額沛矜恤之仁

德音屢布恩澤至厚夏四月己酉

駕入江寧軍民數百萬歡迎夾道頌聲徹於
行在越翼日庚戌傳
諭內閣明洪武為一代創業之君朕前南巡二次俱
特行祭祀並親至陵寢禮奠今巡幸至此當仍
往親祭著大學士等議奏欽此大學士臣伊桑
阿阿蘭泰張玉書言前者
乘輿兩幸江寧已
親至明陵酹酒兼遣大臣致祭今請耑命大臣不必

更傾
車駕奏入得
旨洪武乃英雄奮起建功立業之主不可與他君並
朕當躬往致奠其祭文著撰擬進覽比翰林院
撰進祭文復蒙
御筆親加改定頒發太常壬子
遣兵部尚書兼管太常寺事席爾達詣明太祖陵
賫明致祭而

上即以是日率諸王羣臣躬至陵寶城前拜奠三爵

如前禮既出

駕過明故宮徘徊止輦見荆棘載路且有成麥畦者

慨嘆久之越二日甲寅

御書治隆唐宋四大字遣侍衛馬武海青等捧示諸

臣曰此

御筆為明陵題殿額者明日早

命郡王率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同往行禮

安奉殿内於是諸臣環跪瞻仰無不感誦歎服

臣玉書奏曰自古帝王未聞躬祀前代陵寢者

聖駕三至明太祖陵親行奠禮兹又

特書殿額以示優隆

盛德懿典允光千古且治隆唐宋四字於明太祖創

垂功業至為確切一經

宸翰褒題而史書遂有定論臣等不勝欣仰之至是

日又傳

諭曰朕昨往奠洪武陵寢見墻垣復多傾圮可交與
江蘇巡撫宋犖織造郎中曹寅會同修理朕御
書治隆唐宋四大字交與織造曹寅製扁懸置
殿上並行勒石以垂永遠欽此乙卯昧爽郡王
率大學士及巡撫等具儀恭捧
御書扁額安奉明陵殿内行禮而退一時在省文武
官吏與闔城父老子弟環堵聚觀僉謂
鑾輿三幸江南不獨黎元比屋被澤即山川百神亦

罔不欣悅而加禮明陵尤曆曠典

大聖人行事真足超軼百代臣等幸生唐虞之世又

得親見

堯舜之君

帝德巍蕩如天難名惟有仰祝

聖壽無疆爾於是臣玉書拜手紀事而翰林臣倪某

恭書勒石

賜遊暢春園玉泉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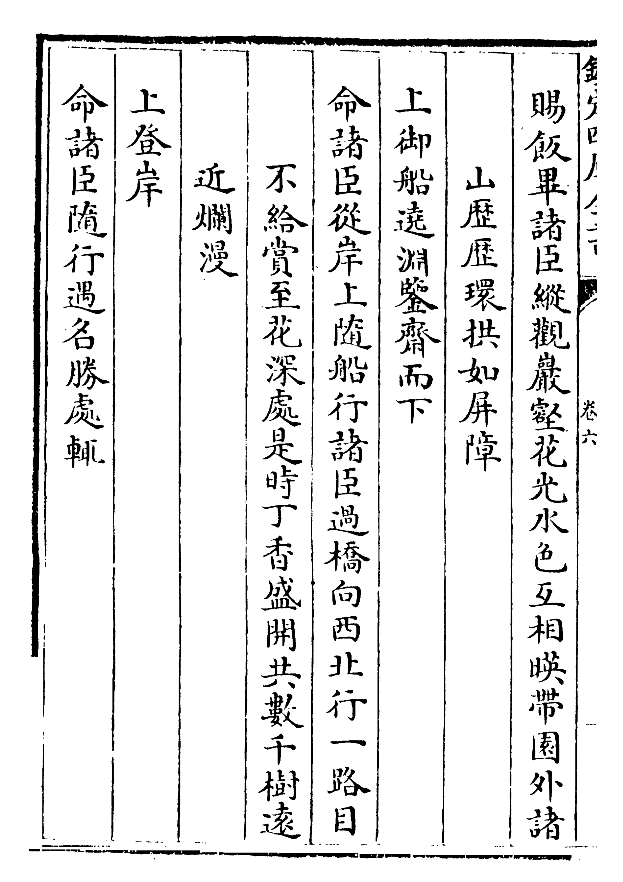
四月初四日辛未

上御暢春園內澹寧居大學士伊某等以折本請

旨畢

上傳大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尚書庫某馬某索某圖某沙某班某左都御史沙某侍郎常某席某朱某安某滿某學士德某常某同進

暢春園看花從澹寧居右邊入至淵鑒齋前沿河堤上列坐



賜飯畢諸臣縱觀巖壑花光水色互相映帶園外諸
山歷歷環拱如屏障
上御船遶淵鑒齋而下
命諸臣從岸上隨船行諸臣過橋向西北行一路目
不給賞至花深處是時丁香盛開共數千樹遠
近爛漫
上登岸
命諸臣隨行過名勝處輒

親賜指示諸臣得一一見所未見遊畢回至淵鑒齋

前謝

恩而出是日

上隨諭諸臣玉泉山邇日景物正佳初六日早再來

同遊初六日癸酉早

上御玉泉山静明園諸臣俱集從園西門入園在山

麓環山為界林木蓊欝結搆精雅池臺亭館初

無人工雕飾而因高就下曲折奇勝入者幾不

能辨東西徑路攀躋而上歷山腰諸洞直至山頂眺望西山諸勝

上傳諭諸臣俱乘船回各家人役皆攜襆被先至西直門伺候諸臣出至園門外謝

恩皆稱臣等生平經歷山水勝槩從未得如此耳目開滌心神怡曠真天作地成以貽

皇上蒙

恩賜遊實千古未有之幸

上遂登舟留大船二隻一
賜親王乘坐一令諸臣並載并差員前往啟閘沿途
稻田村舍鳥魚翔泳宛然江鄉風景而郊原豐
縟氣象又為過之諸臣至西直門登岸莫不踴
躍懽欣慶
聖世泰交之盛自卷阿遊歌以後曠世僅見云
賜遊化育溝後苑記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駕至化育溝行宫扈從内大臣各給房五間皆倚山為壁草木蓊翳具有幽致臣初與扈從亦分給馬二十二日有

旨命同内大臣蠹章京一等侍衛及衆翰林官遊觀後苑從東掖門北行緣路皆菜畦蔬圃内地諸蔬悉具而野花雜卉錯出于其間其北靣則灤河之水引入小河中碧波澄澈可以見底魚名柳根赤者極多水至清而魚咸孳生游泳于内

亦一異也苑内疊石處少絶無經營締構之迹其曲折蜿蜒坡陀高下皆因任自然輒饒幽勝山境葱欝在萬峰環抱中而地勢又極踈曠遥矚之則邃如也平覽之則廓如也内境實罕有此勝槪渡河而北為澄鑑亭又行則為霞標又左則為四面雲山復過一河則為宛在亭皆有

御題扁額是日

上御宛在亭東西座為

皇子亭旁左三間諸滿臣列坐于内右三間則臣
與諸翰林坐焉
賜食四盒凡十數器俱異常膳又從
御前撤賜口外百合一盌極甘美乳調雉羹亦平生
所未食又
特賜臣麪食一器令携回寓舍皆珍品也其音樂則
昇平雅奏與外廷迥别諸臣宴賞盡歡午餘方罷
臣與翰林諸臣同至直廬謝

恩隨又
賜金蓮花一瓶是特移種于口外者鮮妍可愛與五
臺山所產無異他省諸山未之見也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記
五月二十四日
駕自化育溝移蹕哈喇和屯哈喇和屯蒙古所謂烏
城也有
御製碑文在勅建穹覽寺內二十七日有

旨命同滿大臣等遊覽後苑從西旁門入經一大軒額曰松璗清越登山至一佛寺為慈雲大士閣有藏經在焉佛像及供器皆與外製者不同出閣經一軒曰泉蘿幽映渡浮橋北行橋下為灤水從西來分為支河引入苑內河中魚至多又行一徑至

行殿前面山臨流山石嶙峋聳側上建二亭即所謂小金山者時同翰林諸臣子

殿旁選石而坐

賜有蒲席坐墊少頃

賜食五器各飽飫

御饌饌畢渡橋登山

命内侍導行時

上遥望諭曰可隨意徧觀勿拘形迹因歴覽前後二

亭前一亭淺深規制俱與金山之留雲亭彷彿

亭聯曰丹地平陵靄夕月懸高閣靈池不鑿雨

時雲起澄潭可以想見勝槩後一小亭絶類金山吞海亭且相望一大石在河中流與善財石無別此小金山所由名也臣徘徊久之江天風景宛然在目因對諸臣言不意身在塞外復遊故山真人生之希遇也諸臣皆相顧感歎非聖恩安能至此既下循長堤而行觀金蓮花種植凡數畆色正黃彌望奇英煥爛自壓諸花之上其他野卉不知名者不可勝紀回至

行殿前內侍導從殿左行所歷多佳勝渡浮橋而南

至一别殿曰寄雲涵碧四面皆垂簾曠覽無際

所列異花甚盛轉至水次登舟絶灤水而渡伊

蘇河水水中有大洲上有軒額曰煙月清真聯

曰山林依石瀨溪谷潤清波去軒數十武有亭

曰積翠聯曰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南有小

亭曰碧玉髮自此登舟復渡至灤水乃登岍同

翰林諸臣至直廬謝

恩

賜遊熱河後苑記

六月二日

駕至熱河行宫十一日有

旨命同滿大臣等遊覲後苑由正門入向東北行至

山崖有殿三楹額曰萬壑松風聯云雲卷千峯

色泉和萬籟吟歷石磴數十層紆折而下右有

八角亭可垂釣過橋循長堤行時

上在亭中顧謂臣等曰此堤形勢有類靈芝蓋長堤綿亘蜿蜒至中道別出一支分為三沱各踞勝境實與芝相類也其東則雲山罨畫西則皇子讀書之所直行里許至駐蹕之地正門額曰澄波疊翠門外居中設御榻眺覽曠遠千巖萬壑俱在指顧間入門少西為延薫山館聯云雲移溪樹侵書幌風送巖泉潤墨池後有佛堂額曰水芳巖秀聯云自有山川

開北極天然風景勝西湖旁有樓額曰雲帆月舫聯云疑乘畫棹來天上欲挂輕帆入鏡中轉至

御座正殿前羣花列植極多異種繍毬五本分五色目中所未見也對面有臺曰一片雲於是臺上設音樂滿諸臣坐于東廊臣偕翰林諸臣坐西廊小榭内設木榻既宴

賜食數器又特賜

御膳野雞羹一器及午宴罷羣起謝
恩出遂登舟泛湖湖之極空曠處與西湖彷彿其清
幽澄潔之勝則西湖不及也岸有喬木數株近
侍云此皆栽
上命所留隨樹築堤蒼翠交映而古幹更具屈蟠之
勢舟中遥望勝槪不可殫述有遠峌縈流極其
浩淼者有巖廻川抱極其明秀者萬樹攢綠丹
樓如霞謂之畫境可謂之詩境亦可而詩與畫

遜真境遠矣湖東岸一閘溫泉水從此入登岸則有荷池數畝上有凉殿殿右有亭為曲水流觴之地額曰蘋香泝聯曰雙澗常流月千峯自合雲遠近泉聲皆隨地勢曲折疏導而得之循湖水數折復至初乘舟處登岸渡橋由舊道而出此苑中東北一路勝概也至二十八日復奉命再遊則尋西北之勝從東掖門北行仍經萬壑松風由長堤至澄波疊翠時從正門行直過雲帆

月舫循廊下行至一片雲處仍坐西廊房
賜食觀樂復特賜
御案羹湯食畢而起傳
諭荷花盛開可同往觀之登舟過藏舟塢對望隔一
堤湖光空明無際所謂雙湖夾鏡者於此地見
之湖西蓮甚盛內有一種色至鮮艷者從敖漢
部落得其種花與葉俱浮水面倒影湖中窕稱
奇麗其他或遠或近或數叢或散布清芬環匝

真巨觀也登岸地勢平衍有田疇有林木過小橋數折沿山趾而行山巔蒼藤古蘚不知幾百年物比至關口關以外為獅子峪關踞嶺上是為西嶺關下一軒額曰濠濮間想有二聯一曰窻間樹色連山凈户外嵐光帶水明一曰野靜山氣斂林疎風露長坐憩數刻真覺别有天地非人間也其山後榛子峪松樹峪不及往而返南行則為龍王廟又南則迤邐石徑雜以叢卉

春月梨花甚繁稱一時之盛勝山行約十數里坡陀委折時斷時續異境天成回至長橋石磯而西北一路之勝皆仿彿得其梗概矣復乘舟指西掖門登岸偕于岸旁謝

恩所謂十六景者一曰澄波疊翠則

御座正門也一曰芝逕雲堤則長堤也一曰長虹飲練則長橋也一曰暖溜暄波則温泉所從入也一曰雙湖夾鏡則兩湖隔堤處也一曰萬壑松

風則入門山崖之殿也一曰曲水荷香則流觴
處也一曰西嶺晨霞則關口西嶺也一曰錘峯
落照則遠望苑西一峯也一曰芳渚臨流即石
磴旁之小亭也一曰南山積雪則苑南一帶山
也一曰金蓮映日則西岸所見金蓮數畆是也
一曰梨花伴月則春月梨花極盛處也一曰鶯
囀喬木則堤畔所有喬木數株是也一曰石磯
觀魚則石磯隨處可垂釣者也一曰甫田叢樾

則田疇林木極茂盛處也宇内山林無此奇麗

宇内園亭無此弘曠先後布置皆由

聖心指點而成未成之時人不知其絶勝既成之後

則皆以為不可易矣大抵順其自然行所無事

因地之勢度土之宜而以人事區畫于其間經

理天下無異道也

遊遼東千頂山記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海宇削平慶典具舉

春三月

車駕至盛京告成功於

列祖

三陵畢謁巡沿邊塞特

勅扈蹕部院諸臣留都祇候臣玉書叨與侍從自興

京奉

命返轡時日休暇將徧歷州邑諏訪舊聞會積雨中

阻不獲遠涉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迤邐

盤互夙擅奇勝望後十日持襆被杖策以行比

過遼城獲觀

太祖高皇帝駐師築壘據河克敵之遺蹟又延問故老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舊事尤詳越宿冒雨入山既至風日開霽恣覽縱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峰巑岏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僧寺寂著者五曰祖越龍泉中會大安香巖志無紀載或曰唐貞觀中征高麗曾駐軍於此語多附

會據元皇慶中直學士陳景元撰僧雪庵塔記言僧自鑿巫閭駐錫大安後移居鴨綠江復還香巖具有異蹟今香巖寺西有雪庵塔而諸山所傳名勝亦往往以雪庵著則五寺舊址雖不可考而其創建在元以前興起在皇慶以後亦可信已夫遼陽為

國家肇基重地

陵宮相望百有餘里此山蟺蜒瑰異婉之往代當在東

都遲澗西京霸杜之間而關塞遼遠輪蹄罕及致使靈峰鷲嶺欝而不彰臣玉書來遊來觀欣歎希覯隨跡所至用志梗概山不勝紀仍以五寺繫焉

循遼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籮落類江左至八里村有梨數百株雨後吹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為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邢崖徑路逼仄萬峰回互鳥鳴樹底雜卉翁

𧯽梨最盛彌漫溪谷七八里不絶過南塔有官亭遺址勝國時將吏宴遊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寺環山而構面俯背倚左右拱揖高軏數百仞巒岩洞石名各肖形有神人仙佛蓮月盂鉢螺髻獅象之屬惜無高人勝流持擇評品雖稱名近鄙仍而不變也由寺東緣磴而上脫帽杖藜盤礴沙礫數百步得巨石石形如九囷徑以丈許兀踞峰頂淩虛聳特不欹不仄石上

為松坡為石佛崖為羅漢洞洞對峙曰振衣岡磨崖大書蒼潤可愛名氏已蕪蝕略見彷彿而已又里許歴危磴數百級至巔鑿壁為斗室顔曰無梁昔有老僧精梵律者常棲宿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於側中夜惴慄輒携軍持而下僧浩然云

自祖越折而西可五百步兩崖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潨激泠泠如操石琴溯流而上一徑

盤紆古木間植達龍泉寺間粥鼓聲與泉聲應而軥輈鳥語雜沓其中泉出寺後彌勒峰峰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刳腹類竹引入牖下有若懸溜凡祖越所見西北諸峯皆在寺東峰勢詭異險幻正側殊狀遊者心目駭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僅數畝其築室架甃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環映之致故山徑峭窄而取境特奇寺為故相國范

文肅公舊遊地其子忠貞公所書字存藏經閣中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客結構嚴冷如見其人

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衍林隩暢蔚虎跡交錯竟日無行人晨興循龍泉東麓折而南有牝鹿十數注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飲溪澗水耳昳獵罕至故與人狎然時墮虎口至中會寺寺前為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霪潦演溢九峪

之水滙注于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魚沫頗極登臨瞻眺之勝今閣久廢僅存石址而水勢亦湮塞尋所謂九峪水故道無識其源流者可為太息中會在五寺為簡寂禪宇剎落無復舊觀僧耻若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盈案龍泉西南諸山皆倚室東隅而松岩峰西峙與粥魚庵故址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

出中會行十里許草樹蔡密溪流鏘然水穿石
中時露時伏是為大安寺山址又里許徑路盤
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餘步徑漸平復騎距
寺半里許奇峯疊嶂聳出雲表如立如踞如拱
如戴孤挺峭厲率去地數千尺寺枕山之中前
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憩五峰丈室閣鈴松韻
時發異響坐久之邀兩僧導遊人授一藤杖循
百佛堂過薛菴至瓔珞峰峰突兀無梯滕行而

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
隱蔽日月野卉數十本色丹而妍錯互于古松
之陰幽麗特甚自此山益竒徑益偪沙礫雜糅
積葉盈數尺怪石怒攫下視無際心懔然而危
乃令兩僧前挈後掖策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
莽排朽株纍纍然趾背之相錯也行十餘里至
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崕後阻蘚壁對峙有明
嘉靖中華學士察題石出洞口折而西遥望石

穴如牖為雲封洞背雲封過馬蹄嶼當衆山之
中南緬通明北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
石門渡嶺天風作起山木盡號仰睇仙人臺一
峯斗絶空際疑不可即循磴道徐上約數十尋
至臺趾左深潭右絶壁環顧諸山盡在肘腋之
下臺上布石枰柳柳州記仙奕山庶幾似之而
其矗立萬仞之巔崚嶒奇詭飛鳥垂翼虎豹却
顧海内諸山所罕覯也此峯居大安中會香巖

之間山脉之所萫萃故遊大安者指為盡境折而下則去香巖為近于時夕陽在山隂氣憯肅不及還大安遂尋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有徑東南行孤峰旁突為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特勝衆山環列蒼靄畢會蔚然巨觀又東為夾峰元僧雪庵栖息之地峰下為洞洞口正黑傾亞不能措足手捫一穴僅容膝兩石離立横木其中背石履木下見深壍側身而入攀穴而

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對立一峰架木為梁
澗僅踰尺引緪乃度夾峰之名以此峰頂有巨
石有古屋有斷碑峰外道絶仍觸險出洞口歷
鸜鵒石雨花臺循錦繡坡至香巖日已暝矣僧
言深夜常聞虎啼繞佛閣數匝而去遂埋户就
宿曉起捫石碑得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
記碑覆土中百餘年掘土得之苔蘚瘢胝雜以
塵垢字畫漫漶不可辨强起衆僧鈎剔滌除纖

翳盡去所刓缺者纔七八字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遒潤諸寺碑版之文此居第一由山後循舊徑度嶺又尋别峰東過雙井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經大安而迤千頂勝概以大安為最而山徑奇特實在香巖大安交會之介以道出諸山之背邃與深隱故多見側勢登覽者憚其僻遠往往避險而就夷皆未能窮極兹山之勝者也

蠲免儀真縣坍江田糧碑記

方伯鶴鳴慕公奉

特簡開藩東南利興弊滌蠲煩釋苛閱數年而大江南北百城頌德異口同聲咸紀述公績以志不朽而儀真縣則有蠲除坍江田糧一事其為利溥而貽福遠莫有過焉者也禹貢荊揚之域濵江卑溼故厥土塗泥揚州田居九等而荊次之今則三吳稅重甲天下矣漢唐以後論田賦者

多有資江灌漑之利而未及坍田之害意者江與河異性河決難制而江流有常縱有坍沒未甚為民厲故史不悉載歟百餘年以來凡江流所經之地民田被坍者一歲數告然而郡縣有司格之者十九大吏格之者十七其得悉陳民隱不壅上聞者抑已鮮矣儀真縣濵江田自

國初歷歲坍沒計上中下八十六頃二十五畒有奇應除免額課六百五十七兩有奇里民失

業流離委瑣至鬻妻孥以辦
國賦前鳳陽巡撫張公兩為疏請户部以全書既
定不便更張為辭至康熙四年清丈田畝儀真
縣丈增田一百餘頃以抵坍額尚多羸羨於是
里民復具牒力控謂缺額有抵上不虧
國課而下可拯沉畨計無便於此者而前令某某
猶且難之至八年知縣汪君時泰始慨然請於
府司府循故事覆核至再復具里民牒狀上訴

既允咨部矣遷延兩載仍度閣不行迄我慕公
涖事伊始汪君具册籍申請如前公聞而愁然
傷之於時百姓濡毛焦髮恨不能斯須脫於焚
溺然而催科為急民命為緩實不敢必公之遽
為請豁而部議之遽從公請也乃未幾忽聞所
請已得
俞旨盡蠲田坍應輸糧若干兩以新增抵舊額里民
驚喜出于望外於是嘆天下事務在力行而已

踵因循之弊襲拘牽之說雖身秉化權而功德不能及於一物漢人所云三公徒治簿書而無惻怛豈弟之心誠痛之也今夫有田始有賦田汩於江而欲督民輸課此
功令之所深斥而諸有司甘心虐民泄泄然以秦越人相視者毋亦謂司計者主羸而不主絀非鉤考詳覈不能已於詰問於是文移往復吏更數手時歷數載猶豫不决而害獨中於小民惟公

視民疾苦痛若切膚方縣牒甫上即白於巡撫馬公列其事入告而部議以公之重卒無齟齬議上即報可曾不數月而二十年之痗心疾首隱忍負痛者一旦渙然以釋事之成敗遲速繫乎人如此仁則生勇誠能格天其公之謂歟公之造福德於吳人也非一事矣蘇松浮糧積困日甚公頃者特疏未允

廟堂之意或姑俟異日安知乘間補牘不復轉圜於

俄頃乎此則兩郡百世之利而非僅一鄉一井之食公福也已余特牽連及之以致吳人頌禱之意云

蕪湖關碑記

聖天子御寓三紀而邉寇削平中外清晏薄海以内舟車駢沓幾於行萬里不持寸兵含生樂業之象三代而後所僅見也而

聖心軫念民依既賜田租復拯商困屢下

詔旨飭關政以通商恵民猶恐司榷者尚遺諸散僚未盡稱職廼輙

簡用内府近臣往督其事如蕪湖一關夙稱江左重地康熙三十七年

上遴選在廷才望特命侍講學士郎公為監督而以

禮曹覺羅塞君佐之公與塞君感激知遇甫下車即協心力釐革諸積弊越半載而逺近被徳頌聲溢于衢路三十八年夏四月

車駕南巡至江寧余忝與扈從見兩江商民上蕪關
治狀具言監督臣搽履之潔政績之清近今罕覯
上深加褒異比公朝謁
行在遂
御書松風蘭露四字賜公蓋隱然以潔清之義特示
優獎且將用蕪關風厲諸榷使也一時扈蹕諸
大臣咸頌
聖明知人善任而以公克稱任使為難余辱交于公

久退而詢公涖關之詳公遜謝不敏廼衆商民之辭則有徵矣謂蕪邑城臨大江而關署適當其衝賈舶銜尾雲集往往以風濤震蕩不測為患惟公持大體滌煩苛絶濫征禁抑勒凡民間日用所需與夫升斗尺寸所入例不應榷者悉以與民而舟行阻滯之弊息至若黔蜀兩粤江楚之區梗楠杞梓豫章之材歷叢篁深谿蔽江而下其取之也至勞而運之也至艱自司榷者

不察乃有丈量留難到滑供億之累兼以疾風
斷纜越關加罰之苦公臨關親閱無稽時無溢
費而且官稅未敷者為之權宜酌劑私負未償
者為之轉移勸輸所以培商本恤商害者無所
不至設以公之法懸之通都著為令甲豈獨一
時之利自今以往實百世賴之余聞之而不禁
慨然嘆也在昔周官以九職斂財賄而關市山
澤之賦居其二商之有稅昉自古昔初未為厲

民而或因稅以階之厲者非法之不善奉法者

過耳頃復仰奉

德音減除歲入羸羨之數則繼此為榷使者其辦賦

為益輕倘能循公已試之轍恪守焉而不變於

以通商惠民寧有既乎聞者皆曰請書之以勸

來者遂不辭而書為記

東皐記

朱子駿文将歸雲陽之東皐揖余言别曰東皐

距城東不一牛鳴地余偕伯兄肇基築室其間奉吾母以娛老子盍為我記之余叩其勝延袤凡十畝圍以高楓長槐環以曲阜依阜為池編竹為徑循徑而入有石門門以内植卉數十本長廊繞池分南北焉南四面皆水横欹石橋橋畔有舫左植桂右植蘭蕙環池蒔荷置一亭俯之額曰清娛北三面岡為城列柏如拱為古柏堂堂側為攬勝閣憑閣而望則南浦諸勝隃對

几席由堂而左有阜高下偃仰勢若斷嶺嶺半
置片石亭由亭迤折而下叢篠翠陰仰不見日
最深處為萬竹軒面方池黛蓄膏渟窅窱澄映
池旁築危樓高數十尺以榆柳蔭之顏以木末
凡所為堂榭陂池不礱不斲非有世俗鏤繪綺
麗怪木詭石之供聊適吾意而已余聞而俯仰
太息因謂朱子曰三十年以來東南園林山水
之勝浸淫絶響矣舊家世族既獮薙於風凋木

謝之後而兵燹頻仍大獄數起即所稱薦紳華
膴與閭左稍自封殖者常岌岌乎懷抱蔓之憂
何暇及宴娛遊賞事耶比歲海烽寖熄而連營
重鎮參錯櫛比於西津北固之間地方大吏壹
意以清淨休養瘡痍庶幾承平漸覩則異時園
林山水之勝亦以次修葺而東皐其權輿也矣
嗚呼廢興成毀相尋無已每見閥閱之家祖父
之遺書棬桮鮮能傳及三世而況區區土木竹

石乎西都士大夫名園相望而未幾廢為荆棘平泉莊戍愀然身後無窮之慮而後嗣不守卒為達人所笑人世滄桑之感豈獨在兵草耶東皐簡樸蕭散自然幽勝且其地僻處城東偏不當車馬騷驛之衝肇基駿文兄弟友讓同修間居奉母之樂而不汲汲於仕進園樸而完地静而邃人穆而和是三者皆可久之道而朱子有焉昔歐陽文忠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盛稱其一

門孝悌化及鄉人而且屬望其子孫力行而不

怠吾於東臯亦云

張文貞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文貞集卷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張文貞集卷七

大學士張玉書撰

侍直恭紀

上謂大學士等曰性理大全所言三分益一徑一圍三之法爾等以為可行否明時人有論樂律之書前令能賜履看閱昨賜履閱畢進呈其意仍以蔡元定之說為主朕問蔡元定之說果脗合

乎賜履曰似亦相近以朕觀之徑一圍三之法推算必不能相符若用之治歷必多違舛令試以此法算日月交食其錯繆可立見矣又有爲容率乘除之說者徑一則圍三有竒徑七則圍當二十有二遞推之皆用此法然止可算少不可算多少則所差微渺積至於多而所差或什伯或千萬矣即九方分之說其法似乎少密然亦未能悉合明末有鄭世子載堉辨論樂律極

言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非但其說亦不能無弊揔之算法明顯易見不容毫釐有差試之於事皆可立驗雖不諳文義之人亦能辨其是非欲以空言取勝不可得也王熙張玉書奏曰凡事必求實驗況算法爭在銖黍膠執成說空言支飾何補於用歷代論歲差所重亦只在算法

上又諭曰近日有江南人梅姓者聞其通算學曾遣人試之所言測景全然未合從來測景之法某

日某時太陽到某度其辨甚微此人立表至短曾不踰寸一寸中差一杪至尺則差一分至丈即差一寸彼因算法不密故測景用短表以欺人不見耳令人所講算法其始亦各有原本止因不能窮究故一切疎漏如熊暘㑹言算法皆踵襲宋人舊説不自知其非是且人縱知徑一圍三之誤若以此語人必羣起而非之以為宋人既主此論不可不從究竟試諸實用一無所

驗爾等第依其法試之當自了然也熙等奏曰前人所言豈能盡當徑一圍三之法推算不符雖蔡元定之言何可從也

皇上洞悉律數究極精微真足超越千古臣等踈陋得聞所未聞不勝欣幸

紀平定江南事

順治元年五月既定燕京七月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容奏江南情形言南中擁立福王

改元弘光史可法為閣部劉澤清東平侯劉良佐廣昌伯黄得功靖國公高傑興平伯分踞四鎮攝政王多爾衮遺書可法諭之降可法旋報書語多不屈十月丁卯

上御皇極門晉多羅豫郡王多鐸為和碩豫親王旋拜定國大將軍偕多羅貝勒淳郡王碩塞及恭順王孔有德懐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等將師下江南中道聞流寇西遁師自

孟津濟河趨潼關二年正月西安下二月提戈
南伐收降所過州縣投誠總兵許定國以計誘
殺高傑四月克揚州可法死于軍五月師抵南
京明福王朱由崧率其奸相馬士英及諸太監
聞風潛遁官吏軍民開門降時在城者公則魏
國保國侯則隆平臨淮懷寧靈璧安遠永康定
遠伯則忻城太興寧晉南和東寧安城洛平成
安駙馬則齊贊元内閣大學士則王鐸翰林則

程正揆張居六卿則有朱之臣梁雲構李綍給事中則林有本陸朗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等其劉良佐及高傑子元炤并提督總兵官先後來歸者凡二十三員馬步兵合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有奇越十日六月己未捷音至京師

上御殿受朝賀是日祭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福王走蕪湖大師追及之逆戰大敗黄得功中流矢死餘衆奔潰總兵田雄馬得功乃以計縶福王及其妃來獻于軍於是江南北郡縣相繼歸附文武將吏先後悉繳符印豫親王各給劄令仍領舊職惟六部衙門停給禁弘光錢開鼓鑄設鹽運司于揚州裁各衞所官仍留衞兵裁南

京鳳泗各陵衛兵留守陵太監用軍中戶部司
印遣官督諸路税課逃官員缺俱就軍前委補
滁和閒有杜陽王者梗命移師擊之旋就擒事
聞頒
詔蠲赦閏六月
命大學士洪承疇以原銜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地
方九卿科道集議南中設官事宜人持一牘不
啻聚訟有議部院科道全設如行在例者有議

六部各留侍郎一員量裁司官者有議設都督府以親王領之歳一更代者更有云我
朝定鼎北京當以南為陪京者陪京之名於義無當而一時建諭張官置吏悉同輦轂必欲踵襲留都故事悖謬滋甚吏部侍郎陳名夏謂
國家建鼎神京居北制南必不當如前并稱都會宜去京之名存設官之實議自北差戶兵工侍郎及各司官如餉司分司例操江及江防巡城

巡江巡倉俱併都察院作大差國子監官六自北差餘悉應裁疏入

詔改南京為江南省設官事宜應如各省例行其諸司職掌俟總督大學士到日酌妥具聞嗣洪承疇覆奏一如各省例惟户兵工三部料理兵馬錢糧船隻從北京差滿漢侍郎各一員户部司官六員兵工各四員皆隷銜北部略與名夏議同

七月

命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與承疇等同駐防江南代豫親王多鐸實授豫親王委署官三百七十三員是月劉澤清同石城島總兵馬登洪降十月舉江南鄉試豫親王既定江南旋下兩浙前明潞王據杭州開門降惠王自紹興降師還
上親迓之越日晉封和碩德豫親王隨征諸王分賚金銀鞍馬是月平南大將軍遣師擊前明魯藩兵時魯藩竊據浙東馬士英等引兵渡錢塘去前

明翰林金聲以兵犯徽州洪承疇擒斬之三年正月前明唐藩兵復寇徽州敗之擒其閣部黄道周旋伏法時唐藩建立于福建閣部則道周及李永茂總督則何騰蛟偽官則楊廷麟劉同升萬元吉揭重熙等瑞昌王路安王率兵三萬犯江寧復大敗之四月平南大將軍班師師下湖廣進剿陵口偽侯三十餘員及李孜等降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孜自成弟尋誅前明

廢藩宗姓獻地投誠者免罪入京師六月馬士
英就擒于太湖伏誅
紀滅闖獻二賊事
順治元年四月和碩睿親王多爾衮奉
命將師抵山海關與流賊軍遇一戰敗賊軍二十餘萬
賊狼狽却走比師抵燕京賊首李自成倉皇不
知所出盡焚前明宫闕載輜重而西官兵追擊
於真定之慶都復兩敗之賊棄輜重竄入秦九

月

車駕至京師十月朔

即位頒

詔中外加封諸王越日

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為定遠大將軍征流冦英親王

紆道邊外從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取駝馬復轉

入邊二年二月抵西安時和碩豫親王多鐸已

移南征之師以正月二日克自成兵于潼關矣

英親王師既至豫親王轉檣南下英親王乃建
大將軍鼓旗躡賊後追之時賊自西安收敗卒
出藍田分道鼠竄淅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
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諜者言河南鄧州賊
兵甚衆噶布什賢噶喇額真席忒庫率兵薄其
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餘悉就
撫時聞自成養子蔣鶚者擁兵五千衛賊家口
據湖廣承天府于是大將軍令固山額真譚泰

為帥同貝子滿達海薄何託吞齊哈暨諸將急擊之席忒庫仍為前鋒比師至鄧業分賊兵水陸兩道遁去我兵亦兩道躡擊譚泰等以水路進滿達海等以陸路進而自成復從間道潛走荊州大師疾趨荊自成又遁去大師由荊州循江而東乏舟不得濟至湖口獲賊艦二百餘濟江自承天至荊兩道擒斬賊衆及陣獲駝馬輜重約以數千計而興國州黃州德安皆有偏師

往所獲稱是自成走武昌纛章京哈寧噶將兵圍武昌城數匝賊將僞劉侯田侯引兵五千人出城迎敵大敗之自成復遁去哈寧噶乘勝躡擊至富池口偵知賊營旋簡精銳直逼自成廬帳自成勢蹙投其妾三人于江潛越富池口而遁是日生擒賊總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縣四人守備千把總五人獲馬匹船艦無算自成走九江大將軍令譚泰率大師乘舟追之距九江

四十里許遇賊軍陣斬賊將四十餘人截獲賊艦三百有竒賊復自焚其艦二百餘遁去自是賊無戰艦矣譚泰乃令諸將分道偵賊時賊勢大潰我兵無不以一當百栽内巴圖魯諾一坤將親丁十餘人敗賊後隊約數百人塔思虎力充固巴圖魯將騎兵百餘人遮擊賊軍約三千人賊軍師宋獻策亦以是日就擒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等追及谷口會賊方環山而陣旋以

精騎突入疾趨賊寢自成擁殘卒跟蹌登山我
兵亦躡之而登賊各鳥獸駭散自成復遁去翌
日巴哈納將左翼鰲拜巴圖魯將右翼甲喇章
京顧祿將中路分道合擊之賊潰奔九公山大
師薄山下直摧中堅入賊壘賊兵俛首就殲生
擒自成妻妾及賊侯某獨索自成不得有降卒
言自成敗走時領步兵纔二十人路為鄉民所
困自縊而死遣人往視其屍朽不可辨自成生

死終未有實據云後傳聞自戍遁走江西有諭讓英是役也大小戰凡十餘合所過下河南湖廣江南江西六十三城收降賊衆二十餘萬獲槖駝百隻馬贏六千四百匹頭有奇船三千一百餘艘黄金一萬四千五百餘兩白金五萬九千七百餘兩東珠二百七十餘顆珍珠一百八十餘觔金玉器飾皮幣衣服無筭方大師之過德安也會固山額真祖澤潤軛紅衣砲至關南中總兵毛某

持檄至楚招撫流寇隨移師擊之生擒毛總兵
及副參將敗其兵四千人獲馬千匹師次九江
明總督袁繼咸御史黄澍司道李猶龍寧南侯
左良玉子夢庚總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人俱
驤舟江中悉招降之獲其船四萬餘艘閏六月
壬午英親王阿濟格馳勳寇捷音至並奏以聞
辛卯告祭
郊

廟

社稷

上御殿受朝賀八月師還行間功多者貝子則滿達海
博和托吞齊喀固山額真則譚泰杜雷吳賚巴
忒馬覺羅巴哈納蠢章京則鰲拜巴圖魯哈寧
噶蘇拜希爾根查塔噶達渾阿喇哈德爾得黒
薩克巴圖魯哉內巴圖魯梅勒章京則譚拜阿
喇善索爾果性鴉西特庫希佛宗室吳達海噶

布什賢噶喇額真削席忒庫俱先後論功封賞
英親王坐枉道綴師并有他罪降爵為郡王譚
泰鰲拜牽連得罪解譚泰固山額真任降為昂
邦章京鰲拜罰銀俱削軍功不錄
順治二年冬賊張獻忠據四川未下
朝命西安駐防内大臣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會勦四
川而
遣固山額真巴顏等鎮西安何洛會未及入蜀而逆寇

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勾結賊兵數千人犯西安圍其城時駐防兵單不能支勢甚危急會巴顏等率禁旅至內外互擊圍始解守法等俱遁去明年春正月復

命和碩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偕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貝子滿達海暨諸將征四川兼勦西安一路賊孽

召何洛會還三月守法伏誅十一月復興安州大敗珍

衆秦省底定方是時

王師在秦日久絶口不言下西川事獻忠亦不虞

王師之卽西也志素驕百里外皆不設備大將軍豥

與諸將計宜乘其懈擊之遂以是月統大師由

漢中府急趨蜀北抵南部縣境有前鋒擒賊生

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

可就擒于是令昂邦章京鼇拜巴圖魯固山額

真準塔巴圖魯同噶布什賢及八旂擺牙喇爲

前茅每牛彔各簡精鋭一人為後勁大將軍親將滿州蒙古阿禮哈兵居中馭之銜枚疾驅一晝夜行三百里黎明抵西充之鳳凰觀會大霧晝晦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馳白獻忠曰

王師至矣獻忠堅卧不為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奏督孟喬芳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

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廐閱馬聞急大驚倉皇麾所部馬步賊兵迎敵自乗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

有禆將某馳射之貫其胷獻忠負創還營鰲拜
準塔等鼓勇力擊大破賊衆遂擒獻忠斬于軍
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尸于軍門外不移
時骨肉俱盡大將軍分遣諸將四出搜勦凡破
賊一百三十餘寨斬首數萬級收獲馬驘一萬
一千二百匹頭有竒金珠皮幣等物無算十二
月提聞四年春告祭
郊

廟
社稷免朝五年正月師還二月
上御太和殿宴勞之在事有功將士下所司叙賚鼇拜
巴圖魯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纛章京車爾布
學士蘇納海等皆坐纛章京希爾根軍中爭功
失察停賞肅親王亦坐他罪不録功（順治十三年九月固山額真朱馬喇請追叙肅親王平蜀功詔追封為武肅親王建碑致祭）衍禧郡
王羅洛宏先以病卒于軍嗚呼以流寇逆焰之

張也至于篡竊神器傾覆明祚而
王師既下則百萬巨冦曽不足以當一旅豈非天哉
初郡盜蠭起張獻忠實稱渠帥李自成方依闖
王高氏與諸闖將伍未為劇冦也及獻賊據房
竹山中自成往依焉獻賊謀殺之自成遁入蜀
歲巳卯自蜀潛入豫破洛陽始稱闖王辛巳朱
仙鎮明兵失利而後闖勢益熾壬午遂决河灌
汴自是蘄黄諸冦皆爭附闖而楚省諸郡以次

告陷矣甲申之變距其稱闖王甫六年而明之亡也忽焉自古盜賊之禍人國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睿親王提師入關一戰而破賊衆二十餘萬賊膽落不能復支倉皇西遁復為豫親王所敗嗣後計無所出展轉于秦楚豫章之間而英親王又率兵躡其後轉戰襲擊凡六閱月而賊衆盡殲嗚呼非

天威何以及此獻賊之滅後自成一年論者謂生民多

難致使逋誅遺冦復逞其毀肢折骸之慘而肅
親王指戈壓境賊旋授首視自成之滅爲倍易
令諸親藩建旄之烈行間將士戮力之勲具在
國史回視前明君臣以全盛中原早夜圖賊而卒
無救于覆亡之禍國運去而人事之顛倒隨之
可爲三嘆語云天之所滅不戰而自屈諸臣應
景運而興驅除逆天之冦雖智勇過人亦憑藉
朝廷威力者厚歟

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十有五年山陬海澨悉隸土版

獨偽晉王李定國擁偽永歴竊踞雲南久未歸

命是年秋

朝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為安遠大將軍平西王吳三

桂為征西大將軍固山額真趙布太為征南將

軍協師往征之王等抵貴州平越府議黔蜀皆

入滇之路而黔之貴陽都勻蜀之遵義皆敵門

户非分兵三路擊之不可於是定議信郡王自
貴陽入吳三桂自遵義入趙布太自都勻入期
以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信郡王師至安莊衛
偽將劉某率兵逆戰一戰斬其將餘衆奔潰追
擊至盤江敵從鐵索橋渡江遁去既渡即縱火
焚其橋我師不能濟先鋒白爾克圖及提督總
兵張勇作浮橋濟師至七星關偽鞏昌王白文
選擁兵二萬餘扼險抗拒信郡王命諸將士分

數道夾擊大敗之斬關而入遂趨滇吴三桂師抵七星關知文選拒守不能即下議出奇兵攻敵不備於是由水西間道度關襲擊其後文選方與信郡王軍相持聞平西軍忽襲其後大駭擁衆却步師入烏撒所過土司俱就撫固山額真趙布太師次羅顏渡敵兵方據羅顏盡沉渡口船以阻我師會思誠土司知府岑繼禄為鄉道乘夜取所沉船於下流十里外濟師既明敵

乃知我師得渡一軍驚潰抵雙河口僞晋王李定國據山而陣全師皆在馬趙布太督諸將登山拔其營山勢峻險為敵要害地既為我軍所奪進退無倚定國親率敵衆環列象陣四面仰攻我師合力擊之敵不能登盡獲其象敵退軍陸格樹柵以守凡三十餘營趙布太部署諸將令分三隊夾擊之敵三戰三敗力不能支拔營而走我軍躡其後追北四十餘里斬獲無算定

國遁去陸格之戰纛章京石漢巴圖魯梅勒章京多婆羅功居多時聞敵兵方據鐵鎖橋趙布太乃率大師取道普安州入滇十二月二十七日三路師俱集雲南省城外板橋十六年正月三日同入雲南府定國文選與偽永歴俱奔永昌三路師克永昌復奔騰越師渡瀘江大敗之遂克騰越追過南甸至孟村偽永歴等從三宣六慰路遁去捉聞以地方需人

詔今年秋再行會試三月
命吳三桂移駐雲南六月
頒賜三路兵八月丁丣以滇黔底定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十七年五月
命以前明沐國公莊田分給平藩下壯丁人口七月復
頒衣服鞍馬賜諸將士八月

命內大臣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征李定國十月調馬寧沈應時王輔臣楊武張國柱閻鎮張勇王永祚狄三品陳德為雲南各鎮總兵十二月增設平藩下副都統六員十八年正月信郡王多尼覺行間貝勒尚善鎮國公巴漢俱獲罪降爵有差趙布太功為諸將冠以噶喇昂邦等敗北罪削職為民

紀平水西事

水西古羅甸鬼國在殷高宗時為鬼方地傳襲歲久至漢寖大歷唐宋元明日益以蕃遂雄長諸蠻奄有數千里之土其地與滇黔蜀三省接壤其物產寶玉金貝其人皆猓玀強悍善鬬歷代叛服無常前明天啟間蠻長安拜彥狡焉搆禍困黔一載至黔人相殺為食入滇道阻滇人不得已請間道于西粵用兵凡二十年卒未能克順治十五年

王師既下貴州水西宣慰使安坤讋服

天威俛首輸貢初實無叛志有大定總兵劉之福者誅求未遂心銜之會其國有喪其國俗皆被甲之福遣人責問水西大忿遂殺來使之福因白平西王吳三桂言猓猓有反狀三桂具疏請征以康熙元年秋進兵會貴州十二寨苗人反圍普安州之安籠守禦所於是我師先抵安籠冬月安籠平二年春入水西安坤年少國公車噶喇

專政坤欲引罪出降車噶喇不聽遂偕坤走宜
那噶我師深入叢林深箐綿亘數百里仰不見
日所賫僅一月粮軍士食且盡三桂大悔然勢
不能復出乃令士卒分道擒生猓猓不畏刀鋸
用炮烙刑逼取其粮糗又不繼則掘地大索隨
所獲以支軍食相持一年始擒斬車噶喇于邁
永底安坤走烏蒙烏蒙坤妻家所居地也三桂
由烏撒率軍追擊之至烏蒙索坤不得坤復走

水西行至深箐中與援勦總兵馬寧兵遇遂就擒其妻多智善變聞坤擒復走匿烏蒙捷聞碟安坤于軍其族姓凡四十八支兵四十八萬俱分別收撫以隴胯的都㮺你阿架四則溪為一府建府治于比喇改名平遠法戈火著木胯架勒四則溪為一府建府治于大方改名大定則窩以著雄所三則溪為一府建府治于水西城改名黔西又設威寧一府俱領以流官知府通

判經歷各一隸貴州布政使司四府人民共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户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有奇地六萬六千四百十畝有奇徵米三萬七千一十九石有奇蔌五千三百一十二石有奇平大黔三府税銀八百五十六兩有奇黔省經制舊載有水西宣慰司報効米三千石烏撒土知府報効蔌三百石畢節衛附征烏撒水田糧一百七十石有奇俱入新編粮額

紀陝西官民殉闖難事

前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流冦勢日猖獗時孫尚書傳庭總督三邊授尚方劒許便宜行事傳庭才具揮霍顧操下急失將士心是年冬率兵擊冦遇於河南之郟縣三戰三北賊兵乘勝西下遂破潼關傳庭死於軍監軍道喬遷高同及于難遷高初由鞏昌守題補監軍事傳庭之鄉人也潼關既破省城軍民駭亂開門降廵撫馮師

孔按察使黄絅巡道周維新俱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命家人某盡殺其妻孥衣冠望闕拜赴井而死其家人亦自刎咸陽副將劉元山賊至不屈接戰數日力不支死之至是賊勢益張合郡縣皆望風迎順賊乃僭號改元分遣賊將襲榆林寧夏甘肅寧夏最先降賊軍道經慶陽守道段復興山東人嬰城固守比破盡焚其家屬親提刀巷戰手刃十數賊力竭自刎賊至榆林總

兵李昌齡涼州鎮番生員改習武以功陞總兵鏖戰數日軍食盡外援不繼城破卒城中人乘夜走邊外賊躡其後一戰被獲賊迫之降且誘為前鋒冦北京許以封侯昌齡曰有人臣引賊而攻其君國者乎真天不覆地不載矣賊怒竟磔死甘州總兵馬爌山西代州人先以傅庭令馳詣軍前援勦比至而會城已陷爌孤軍不能自立於是勒兵還鎮過鞏昌名副將歐陽滚議曰今與君暫歸河西調

遣士卒嚴守皐蘭保護肅邸可以徐圖恢復滚如約即携眷屬偕爌赴甘州是時人心惶惑爌飛檄調諸路兵無一應者及抵甘州距城不百里巡撫林日瑞福建人疑爌已附賊閉門不納爌遣使賫符印送日瑞因對諸將大慟曰爌今進退無路獨有一死耳汝等皆去吾不能復保汝矣爌哭衆軍皆哭日瑞聞之馳騎迎爌入商固守之策未幾賊將賀三風子者兵薄甘州峽口

嬪與日瑞堅壁誓死令副將郭天吉 榆林人 武進士 偕

滾率兵迎擊以遊擊哈維新都司萬岨為之策

應賊遺書誘天吉降不聽與賊遇於新河灘初

戰勝負未決越數日賊兵益增勢不能敵棄賊

走甘州城意欲調集番兵再戰乃援未至而副

將崔某以夜半援賊兵登城而甘州失矣嬪聞

城破舉火焚家屬自帶佩刀見賊抗手上坐叛

將崔某在側嬪指之大罵曰負國賊世受國恩

何忍至此賀賊語嬪曰今日何以奉教於先生
嬪解佩刀與之曰以此教汝殺我須用吾刀因
顧謂日瑞我等皆國家大臣除一死更復何言
隨拂衣起北向再拜趣賊曰速殺我賊竟取所
與佩刀殺嬪并殺日瑞繼賊見天吉笑問之曰
峽口之戰汝耶今日柰何天吉罵不絶口與峘
俱被磔維新及都司高登科同知藍臺通判鄭
安國俱自刎滚闔室自焚其時同與難者流寓

則原任肅州道劉佳貞在籍則通判陳嘉績知縣段自宏陸一桂俱至死駡不絕聲總兵王汝金趙官羅俊傑副將劉國柱劉國棟叅將哈俊游擊李如璋趙用彬任汝威呂承宫張應舉楊威都司守備曹爾謙趙宗祀景桂芳陳一魁賀圖麟王嘉官蕭崇華蔡俊世職指揮千百戶鄭世壽傅宏祚毛國泰趙應魁汪世爵皆各擁家丁血戰而死生員吳伯延童士楷義民梁進德

節婦董氏等皆以不屈盡節時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順治三年甘撫黃公圖安曾列名請卹而未悉其事實余友何君獻瑞言李公馬公被難狀較詳因據所聞書之如此嗚呼明之亡也文吏以僕隸視將帥朝士以秦越人視封疆之臣羽書旁午閒然無一應卒致烏合之勢如燎原之不可撲滅可悲也夫潼關敗殉八郡望風而靡河西孤壖遠寄邊鄙其不能以一木支

大廈諸將士寧不知之然而登陴固守臨難協心迄乎力窮就縛抗手唾駡剖肝屠腸略無怖色豈歐陽氏所謂忠義之氣獨出於武夫戰卒者歟及今三十年而其英烈炎炎如嚴霜皦日真可與顏段張許爭不朽於青史矣

紀順治閒錢糧數目

從來創業之主亨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

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内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馬前明之末粃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民貧盜起復加勦餉繼以各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迄

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析骸敲骨於百戰之餘其所謂内庫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刼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衽席疲民下

詔首除三餉如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歴

中年舊額稅斂亦綦薄矣獨是多方未靖虎旅

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

克兩粤輦金輸粟相望於道方順治八九年間

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諸

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

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

奇出浮於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
年以後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
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項欵外僅一千九百六
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
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為獨甚而我
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為苟且目前之計於額賦外
少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為天下先
自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採

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
發帑金以振凶荒賜田租以甦疾困數歲之中
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
也謹録十七年歲入之數如左後之覽者仰惟
先皇帝忠厚開基損上益下其經營締造之難如此庶
幾
聖子神孫席履豐盛而益務息民重農減征寬賦其
司國計者壹意以稟法師儉輔導

聖明則
祖宗撙節愛養之物力不致委棄於土木甲兵而人殷物阜可與成康比隆也已

元年鹽課制錢共銀二十三萬零六百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一厘

二年鹽課制錢共銀一百萬零六十二兩三錢九分四厘

三年鹽課制錢共銀二百十四萬二十九百五十五兩一錢一分一厘

四年鹽課制錢共銀三百零九萬八十七百四十六兩二錢八分四厘

五年鹽課制錢共銀三百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兩二錢五分七厘

六年鹽課制銀共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九百零七兩八錢五分四厘

七年鹽課制錢共銀七百八十五萬七千零十七兩一錢六分四厘

七年以前可考者鹽課制錢而已其餘錢糧未經奏銷無可稽考

八年直隸福建河南江西湖廣山西廣東有地丁銀米數江南陝西浙江山東有銀米數無地丁數廣西初定八年分銀米數彚入九年四川雲南貴州未聞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十一百一十萬一百四

十二兩有奇

九年江南有銀米地丁數廣西有銀米數無地丁數餘同八年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實征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有奇

十年四川有銀米地丁數餘同九年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實征銀二千一百二十八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兩四錢

十一年各省有無數目同十年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一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三十四兩九錢有奇

十二年廣西銀米蠲免餘同十一年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二百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兩有奇

十三年各省有無數目同十二年計丁田二項并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二百八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有奇

十四年浙江有銀米地丁數陝西廣西有銀米數無地丁數餘同十三年計丁田二項并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四百三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五兩七錢有奇

十五年貴州有銀米數無地丁數餘同十四年

計丁田二項并雜耗鹽錢共實征銀二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兩四錢有奇

十六年雲南有地丁銀米數餘同十五年

十七年同十六年 計丁田二項并雜耗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五百六十六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二錢有奇

紀順治間戶口數目

古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而民數上於天府則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戶口之有算賦

非古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旣役之復稅之者也公家之事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亦以歲時上其書是則生齒之數與力役之數當各有籍而非以賦役之多寡爲生齒之贏絀也自西漢初有口錢算賦而戸口之賦以起歷代相沿未變獨所紀戸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齒以上悉紀之歟抑

收口錢算賦然後列於丁男之數歟如以口錢算賦為紀則民間漏籍不可勝指而即据此以為羸絀可歟隋制男女三歲以下為黄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六十為老唐制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不知隋唐所紀戶口抑自黄口以上悉紀之否歟我

國家戶口冊仍前明黄冊之制分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畧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凖焉顧西北土滿人稀隱避恒寡東南則有田然後有丁其載諸冊籍者皆實輸丁糧之人而一戶之中生齒雖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曽所遺非析産不增丁則入丁籍者常不過數人而已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而傭保奴隸又皆不列於丁則所謂戶口登耗之數於

生齒之贏絀總無與也夫丁之不能無隱避者勢也東南之賦繁役重極矣欲審丁以增賦雖奸無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虐政也按黄册載某户丁幾名於某丁下注男婦若干口而捴數專載實在當差丁若干名似宜變通昔人之法分為二册一載實在當差丁共若干名一載不當差人口共若干名以為每嵗登耗之驗其輸丁糧者俾日增月盛不至有流移轉徙之患而

不輸丁糧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無耗則民氣盛而國勢強庶幾乎王政矣頃康熙九年以省無益之費議令罷造黄冊夫每縣造冊煩費罷之良是然而各省布政使司彚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餼羊之遺意乎兹紀順治閒戶口數如左戒

國家幅員以次開拓自十六年雲貴下而後輿地

盡入版圖故戶口亦歲有增益而

世祖章皇帝休養疲氓勝殘去殺仁漸義育者十八年

然後兵燹孑遺之民得悉宥於成周太和之治

則夫奕葉而後所以保有元元者可無慎歟

順治元年至七年人丁戶口無可考

八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丁

九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丁內審增五萬五千五百九十二丁

十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八丁內審增五萬四百七十丁

十一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五萬七千二百五丁內審增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四丁

十二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三萬三千九百丁內審增二十六萬九千三百百一十丁

十三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六丁內審增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一十五丁

十四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二十八百八十一丁內審增九萬四千三百四十四丁

十五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二十八百八十一丁內審增九萬四千三百四十四丁

十六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九百萬八十九百一十三丁內審增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八丁

十七年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九百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丁內審增一十一萬二十七百二十丁

張文貞集卷七